

溪、丹大溪、郡大溪、陳有蘭溪、清水溪，流淌了一百八十多公里，流到了眉埔鎮，已現出筋疲力竭的現象。自北西流，便進入了平原。最後流進台灣海峽。

暑假期間，常見三五個男女青年，坐在溪畔樹蔭下作畫、寫生。構成一幅使人矚目的水墨畫。

這座小鎮呈丁字形，兩條大街，卵石路。建築物多已陳舊。有一家三秋茶館，大雜院狀，房內庭院擺了竹椅、茶几。兩三個農家少女穿梭其間，為客人沏茶、端點心碟。茶館也出售燒餅、陽春麵、水煎包。假日，我常帶著一本書，在茶館磨蹭到天黑。才回宿舍。

眉埔高中位於鎮郊，是一座現代化建築，它矗立於荒草溪坡之間，有點顯眼。這所省立高中比較馳名，升學率高，師資整齊，唯一缺點則是交通不甚便利，許多年輕教員耐不住寂寞，蹲上一年半載便想門路調走。我沒人事關係，只有在這兒體驗僧人閉關生活。

眼前的綠色山坡，盡是茶田，溟濛幽邃的霧氣，掩沒了山坡，綠色茶葉受到浸潤，烘熟之後格外芳香可口。不久，我竟然飲茶成癮。茶館的阿桂認識我，只要我落座，她便為我沏一杯烏龍茶，一碟瓜子。或許由於我不苟言笑。捧著《獵人日記》看到黃昏，使這位天真未鑿的女服務生感到奇怪，她給我取了個綽號「香蕉皮」，意喻失戀之意。我卻被蒙在鼓裡，茫然不曉。

暑假留校的兩個教師都是外省單身漢。除了我，流亡學生出身，還有一位河南人李寧，這位仁兄清晨六時起床，拿著中廣牌小收音機，按著耳朵聽英語教學。繞著操場轉。轉到太陽從東方山上冒出來，再回宿舍沖奶粉喝。他是英文教師，跟他談上三句話，保管你火冒三丈。眉埔是過渡階段，李寧的目標是考取托福，前往美國留學。

李寧看不起我，我也看不起他。老遠看見，繞路走，別碰見瘟神。彼此心照不宣。李寧比我早一年來校服務，他的人緣不佳，唯一和他談上話的，只有音樂教師何敏芝，暑假，何老師回苗栗頭份了。這位出身日本上野音樂學院的客家人，年過二十五，尚未結婚。鎮上的人都說眉埔高中風水不好，來此教書的，不論男女都是光棍兒。

暑假過去，學校開學，新報到的歷史教員于瑞，帥哥，復旦大學歷史系高材生。山東青島人，不過國語說的非常標準，好像演過舞台劇。過去，佟校長告訴我，有學生反映我講課認真，只是方言重，有些聽不甚清楚。我嘴上說改進，心中卻不服氣。

于瑞有一天找李寧和我聊天，他熱愛文學，想試辦一個刊物，問我倆的意見。李寧說，台灣近幾年出了幾個詩刊。這是逃避現實政治的技倆，不足為訓。過去的詩歌，像艾青、田間、臧克家、郭沫若等人的作品，既看得懂，也有啟發性。可是台灣的詩歌，隱晦、朦朧，任何人用猜謎語的辦法看詩，因此它成為一枝獨秀。騙讀者、騙時代、騙官僚，毫不沾染政治意味。李寧堅持反對辦詩刊。

對，我也有同感。于瑞說。

李寧認為文學不從屬於政治，但也離不了政治。台灣的有些現代詩，作品無時代背景，人物是孤立的個人，不僅淡化了主題，消解了歷史的社會存在，風光雪月，無病呻吟，成為文化消費的垃圾。這算是什麼藝術？這些詩人戕害了廣大青年的心靈，將來要受到報應的。

李寧這番話，讓我心服口服。于瑞不停地點頭，說：你的建議，應該讓政府主管文藝政策的人聽到，咱們台灣才有希望。

一日，一位常來三秋茶館喝茶的朋友，談起李寧，他過去苦追阿桂，可是阿桂無動於衷。後來，李寧知道沒啥希望，便不再來了。那位客人指著我手上的書說：「李老師寫給阿桂的情書，有你這本書那麼厚。」

那天在茶館看《獵人日記》，看到〈活骸〉，感動得我哽咽流淚，適巧阿桂提著水壺走來，她遞給我兩張紙，讓我拭淚。「張老師，你吃煎包麼，剛出鍋。」我點點頭。她轉身走了。阿桂的聲音很美，像鳥語，詩人描寫的「大珠小珠落玉盤」……她用小碟端來兩個熱騰騰的水煎包。我向她表示謝意。

「你剛才為什麼流眼淚？」

屠格涅夫的這篇小說確實生動感人，難怪俄皇看了之後，決心解放農奴制度，這大抵就是文學的力量吧。我朝阿桂瞅了一眼，低聲問她：「我講話是不是很土，妳能聽懂麼？」

她朝我微笑，露出兩個美麗的酒窩兒。「趁熱吃吧。」走了。我有一種悵然若失之感。

秋季開學，恢復了呆板而忙碌的生活。我已無空去三秋茶館喝茶，即使星期天，有時還開會討論校務事務。我真納悶，為何這時候想念阿桂，這豈不是一件不可思議的事？

有個禮拜天，我趁傍晚時分，騎自行車趕到三秋茶館，剛泡上一杯茶，阿桂迎面走近我：「你這麼忙，為什麼還來喝茶？」

嘴饞，想吃水煎包，餓死我了！

有這麼嚴重嘛？

晚上幾點鐘下工？

生意不好。十點左右，打烊。

阿桂，我在河邊等妳，不見不散。
她扭頭走了。

喝茶的客人不多。倒是來吃飯的人不少。我向一個服務生建議，將「三秋茶館」改為「三秋麵館」吧。那女孩子搖搖頭，笑了笑。

九點三刻，我起身走了。

夜晚星光燦爛，沒有月亮。坐在溪邊，凝聽溪水潺潺的流淌聲響。四週靜悄悄的。半晌，有個長髮少女走近我，坐了下來。

張老師，你找我有事？

我點頭。

啥事？

結婚。我握緊她的柔軟的手，按倒了她：「阿桂，嫁給我，行唄？」

她不吭氣。

我聯想起昨天在教室上課，「夫天地者，萬物之逆旅，光陰者，百代之過客；而浮生若夢，為歡幾何？……」我像一隻狼，抓開她的外衫，露出了白花的奶子，吻她的嘴，吻她乳房……你幹啥……餓得慌……沒吃水煎包？我也顧不得笑了。廉恥道喪，氣節蕩然。阿桂也只得逆來順受，任由我的蹂躪了……

當她提起裙子時，竟然俯在我的肩上，哭了。

我掏出手帕，為她拭淚。

你知道我姓啥？

我搖頭。

你知道我是哪個學校畢業的？

我搖頭。

阿桂抬起了頭，朝著繁星滿空眺望。半晌，她說出了一句俏皮話：「你要變了心，我去眉埔高中當校工。佟校長是我堂叔……」

走出濁水溪，她才談起「香蕉皮」的綽號秘密。我從未談過戀愛，當然沒失戀過，至於香蕉皮的滋味，也不知道。臨別，阿桂正經地說：「你外表老實得像一隻木瓜，誰想到你是一匹狼，真厲害啊！」

我笑得噴出了鼻涕……

趕快擦乾淨，衛生部長，掰掰！

這個質樸純潔的少女，在三秋茶館為客人倒茶，她叫佟桂，是眉埔高中的校友，而且是茶館的老闆。翻出過去的畢業同學錄，我才瞭解她是本校風雲人物，在歷屆縣運會中，佟桂為母校爭取不少錦旗和獎盃。

佟桂原可以投考大學的。而且學校曾計劃保送她進體專，但是她母親年老多病，不能獨立生活，父親早已謝世，留下一片荒蕪的茶田。佟桂是獨生女，她的婚姻因而形成膠著狀態。思前想後，我感到懊悔起來。從此，我難以和她再碰面了。

年底，于瑞邀集校內愛好文學的同事，開會。討論籌辦一個文學刊物。為了不招搖，特地選在三秋茶館開會。

我看到佟桂面色紅潤，身體健康，內心感到興奮。何敏芝摟住她，問候她的家人、生

意。佟桂故意把話傳遞給我聽。「老師，我回學校當校工，行唄？」何敏芝笑起來，卻認真地說：「訓導處正巧缺個職員，妳回去作籃球教練，我們真求之不得呢！」

通過與會人員的熱烈討論，決定自新年元旦起，創辦《濁水溪》文藝季刊，由于瑞任發行人，何敏芝作社長，張楠任總編輯，李寧作總經理。這份刊物的地址就設在三秋茶館，同時也是發行站。由於經費有限，暫時不付稿酬。

李寧認為教課忙碌，而且準備托福考試，推辭。經過于瑞的再三勸說，李寧才應允下來。會中，何敏芝以社長身份，發表意見。她說辦這份文藝刊物，應該有它的特色。她批評光復以來，把過去的舊東西看成壞的，把政府從大陸帶過來的，看成好的。而且凡是留在大陸的作家作品，一律列為禁品。這種矛盾的教條主義，已經給台灣文藝造成嚴重的危害，阻礙了思想意識的健康發展，更突出地妨礙了青年一代的成長。

咱們《濁水溪》需要什麼水準的稿子？我問她。

何敏芝說：農民、工人和靠勞力混飯吃的大眾，這些反映現實的詩歌、散文和小說，我們最歡迎這種稿子。台北的《文藝創作》，已經把讀者思想僵化了！

于瑞低著頭，凝聽不語。

我忍不住提出具體觀點，咱們辦刊物，不能指揮作者寫什麼，怎樣寫？將來稿子來源問題，請問社長有什麼看法？

絕無問題。她揮動雙手說：前兩期的稿子，我已經胸有腹案，他們準時交稿，不收稿費。

「太好了！」于瑞興奮地抬起了頭。「我要先讀為快。」

為了酬謝與會同仁，于瑞特地在鎮上一家菜館請客。每個人都充滿信心和希望，然後結伴返回宿舍。路上，我發現于瑞和何敏芝聊得熱絡，正像一對熱戀的情侶。只有李寧孤獨一人，在後面低頭走路。

那晚，我為辦文藝雜誌而發愁。何敏芝的一番話，固然有理論依據，但是它顯然和當前文藝政策對立。即使自由主義權威人士，也不敢公然提出質疑，若是《濁水溪》走工農文藝路線，豈不作了海峽對岸同路人？那麼作為總編輯的我，則成為被矚目的人物，那我怎能在眉埔呆下去？我披上衣服，敲開于瑞的房門。他正看書，我把自己的心事說出來，他卻輕鬆的笑了。

「我選你作總編輯，就是掌握政策。有你、有我，二比一，怕啥？稿子的取捨權在咱手中，你緊張什麼？」

並不是我膽怯怕事，我在內戰中隨流亡學校來台，受盡白色恐怖的驚嚇和迫害，好不容易混進師範學院，派到濁水溪岸小鎮教書，恰似一所避難的桃花源，多麼幸運！如今參加這個文藝刊物編務工作，豈不是自我炫耀，引火自焚麼！這些話，我說不出口，大智若愚的于瑞卻已猜透了我的心機。

于瑞說，這個文藝刊物是大家繳錢辦的，他會扛起一切的責任。他絕對不會將災禍、麻煩扔到別人身上。何況張楠是他的同鄉、患難的朋友！于瑞的充滿感情的話，最後使我啞口無言了。

張楠，我問你，你喜歡那位佟桂女孩麼？

我暗自吃驚，羞愧地低下了頭。

你是我的兄弟，我必須提醒你：台灣女人熱情、柔順，而且堅強，如果你喜歡人家，要掏出良心對待她，千萬不能當兒戲，聽見了麼？

我誠懇地向他點頭，凝視。

你快三十了吧？于瑞微笑問。

虛歲二十五。

你咋知道阿桂對我印象不錯？

從開會、沖茶，直到菜館喝酒、吃飯，我看得一清二楚。你這件事得做得漂亮一點兒，張楠！

每逢假日，換上輕便服裝，騎上自行車，原想沿著濁水溪畔小路兜風、散心；但卻不由自主朝眉埔鎮方向奔去。喝烏龍茶，嗑瓜子，偶爾也跟阿桂聊幾句閑話。

什麼時候到學校當工友？

可能下學期吧。她朝我作鬼臉：「你歡迎麼？」

每天中午請你在餐廳吃午飯。

哎喲，好恐怖噢。人這麼多，怎麼吃得下飯？

嫌人多，在我宿舍裡吃，把門關上。

不怕被學校解聘，開除？

解聘，去妳家吃飯，行唄？

行，不過有一個條件。

啥條件？

入贅，你不叫張楠，改名佟張楠，正式結婚。

阿桂說罷，轉身走了。

那夜，我竟致失眠，輾轉床側，難以入睡。在戰亂中好不容易到了台灣，卻做了佟家的贅婿。一年準備，兩年反攻，三年掃蕩，五年成功。再熬兩載就是成功年，我這麼急著入贅做什麼？豈不丟盡了張家的臉？但是，驀然看見阿桂那一對醉人的酒窩兒，我的心亂了……

我想找于瑞商量此事，躊躇半天，無法開口。我姑且裝作沒聽過阿桂的閑話吧。

何敏芝送來一堆稿件，短篇小說、詩歌，還可以採用。兩篇文學評論文章，精彩、卻很讓我吃驚，作者引用的理論，彷彿就是日本馬克思研究家河上肇的《貧乏故事》。另一篇評論，有這樣的辭句，值得商榷：「文學不是為飽食終日的貴婦人服務，不是為百無聊賴、胖得發愁的幾萬上等人服務，而是為千千萬萬勞動人民服務。」我拿去請于瑞看，他笑著說：「張楠，這段話是列寧說的。把作者的地址、姓名記下來，這是高手！」

幸而于瑞拉來不少可以刊登的稿子，創刊號問世，何敏芝有些不滿，但是礙於于瑞的情面，她只得接受。她也明白，不發那些惹禍的稿子，是維護她的安全。

那天，我去三秋茶館遇見佟桂，她高興地說：創刊號銷路不錯。有不少軍人、公務員買雜誌看。現在已剩下十幾冊了。

我們並沒有把《濁水溪》季刊放在心上。身為教師，還是要將全副心力用在教學上，否則有愧於心。次年秋天，李寧參加托福甄試，失敗。他很灰心。于瑞一直安慰他，條條道路通羅馬，只要奮發向上，一定走向成功之路。

那個週末，氣溫高，很熱。我到三秋茶館喝茶，吃水煎包。阿桂低聲問：「張老師，考慮的結果怎麼樣？」我哼而哈之，裝蒜。她咯咯直笑。

跟你開玩笑的。

下班之後，河邊等妳。

你又來這一套了，怪恐怖的。

那晚，月亮特別圓。她回家沖了澡，換了一件黑T恤、黑短褲、黑拖鞋，出來約會。

我摟住了她，累得喘氣，滿身大汗。兩人像泥鰍，黏在一起，無法割離，成了連體嬰。她興奮地咬我。

妳是狗呀。

去找佟校長，他會幫你忙。

我張不了嘴。

那你不能老在沙窩裡來，老了會得風濕病。

沙窩裡才刺激。

放屁。

你敢把咱倆的事，寫出來，登在《濁水溪》雜誌上麼？

敢。題目叫〈濁水溪的戀歌〉。

噫心。

回校之後，我和于瑞商量，想找佟校長幫忙。于瑞尋思半晌，下了結論：「試試看吧，也許有希望。」

佟校長跟堂嫂談話以後，非常順利。母女相依，誰也捨不了誰。佟桂年紀日長，母親一直為她婚事著急。高血壓、糖尿病是慢性病。並不嚴重。否則佟桂實在內心感到孤獨。她已二十一歲，已達到適婚年齡，她向張楠談起入贅的話，只是開玩笑而已。既然佟校長願意做媒人，那麼這樁婚姻便定下了。

佟桂對佟校長的話，言聽計從，不敢違背。佟校長建議，若結婚之前，應把三秋茶館頂讓出去。佟桂調來訓導處工作，兼任體育教練，兩人可以相互扶持，同出同歸，免得惹人閑話。但是，阿桂對於回母校的事，一直躊躇不決。

這個喜訊不久傳遍了校園。首先蒙受精神打擊的便是李寧。過去，他追求過佟桂，很多教職員知道。如今于瑞公開為佟桂說媒提親，這豈不是讓他難堪。他找于瑞，提出辭掉《濁水溪》季刊總經理職務，理由是工作過忙，無暇兼顧，而且他對這項業務不感興趣。

于瑞和顏悅色地說：「你跟張楠調換一下，你擔任總編輯，讓他搞行銷業務，行唄？」李寧依舊執拗不肯，于瑞說這個刊物，每期也僅忙碌半個月，審稿子，你是高手，再說你英文水平高，有些翻譯稿件張楠感到棘手。于瑞拍著他的肩膀，安慰他說：「老弟，你幫幫忙吧！」

李寧接手之後，任何來稿的取捨，皆由他獨斷專行。因此形成了一個現象，介紹西方思潮的評論文章、翻譯稿特多，宛如台北一所大學的《中外文藝》一樣。

春江水暖鴨先知。我是總經理，我首先知道銷路情況：擺在三秋茶館的雜誌，幾乎無人問津，退回的當期雜誌，堆滿了屋角。怎麼辦？我泛起了愁腸。文學雜誌的對象是一般知識分子、文藝青年，必須大眾路線才有銷路。

我把滯銷情況反映給于瑞，于瑞苦笑、搖頭。

半晌，于瑞發表了意見：讓李寧再編兩期，再作決定。辦雜誌，不一定迎合讀者胃口，也不能靠銷路賺錢，咱們不是為賺錢而辦刊物的。廚川白村說過：「每逢世間有事情，一說什麼，便掏出藏在懷中的尺子來丈量。凡是不能恰恰相合的東西，便隨便地排斥，這樣草率的態度是不對的。」于瑞轉頭瞄了何敏芝一眼：「敏芝是日本留學生，她對廚川白村有研究，下一期妳寫一篇介紹廚川的評論吧。」

由於佟桂已經有了兩個月身孕，那年年底放寒假時，我倆便倉促地完成婚禮。

那夜，阿桂告訴我，何敏芝和于瑞正陷入熱戀。還說：過去給《濁水溪》投稿的，有位退休教師，最近被捕，他的文章還押在李寧手裡，沒有發表。

作者叫什麼名字？

陳星。

我恍然記起這位作者的字跡，整齊，他曾引述了不少河上肇的政治經濟學理論，用來詮釋現實主義文學作品。這不能怪罪李寧，是我送給于瑞複審後，複印退稿，並且留下了陳星的住址。這些秘密我沒告訴阿桂。

在李寧總編輯手上，《濁水溪》已形成學院派的刊物，曲高和寡，鑽進象牙之塔，每首詩歌和散文，都充滿艱澀朦朧的色彩，彷彿黑社會的幫會語言一般，使讀者墜入五里霧中。讀者來函罵聲不斷，我拿給于瑞看，他仍是搖頭、苦笑。

你的意思，怎麼辦？發行人問我。

停刊。

找個理由吧。

經費困難，無法維持下去。

於是，于瑞以快刀斬亂麻的手段，召開社務會議，宣布停辦《濁水溪》。大家都無意見。只有李寧提出每人每期增繳二百元，繼續經營這份刊物。但是無人響應。結果通過停刊。退回的一堆雜誌，贈送給眉埔高中熱愛文藝的同學。

《濁水溪》停刊，對於李寧的影響至鉅。他很苦悶，也無法發洩，只有找老同事訴苦。李寧說台灣的前途渺茫，若求出路，只有出國。在外國拿個學位回來，才有事業發展。從一八四〇年鴉片戰爭以來，遠來和尚會唸經的觀念，已深植炎黃子孫的心坎。凡是喝過洋水的學者、作家，甚至拉小提琴、吹喇叭的，總會高人一等。咱政府用人，對留學生視為上賓。胡適之是留美的，卻作了外交大使，文化領袖。李寧所以猛啃英文，立志赴美留學，走的正是康莊大道。他的這種見解，不能批評觀念不對，但我卻始終抱著排斥的心理。

阿桂暗地批評我是酸葡萄哲學。我也只是付之一笑。

三秋茶館頂讓出去，並不是容易的事。阿桂依舊經營，而且增添了茶葉部，生意比以前忙碌。星期日，我幾乎整日在茶館工作。眉埔的外省顧客，逐漸認識了我，他們叫我「老闆」，使我難以解釋。阿桂捂嘴偷笑，既然張楠成了老闆，她當然便成了老闆娘。

那年暑假，眉埔高中人事發生變化，佟校長調到台中東勢中學，新來的校長吳萌，湖南新化人。李寧終於通過托福甄試，完成留美的宿願。于瑞調升訓導主任，何敏芝升教務主任，我藉此機會辭職，為了離校，于瑞跟我幾乎翻臉。

作了數年國文教師，我的喉嚨時覺發緊，而且微痛。下課之後，懶得講話。阿桂勸我喝潤喉散，沒有效果。後來，我提出辭職的事，她和岳母都很贊成。阿桂的肚子眼看膨脹，預產期正是桂花飄香的季節。在我的夢想，她腹內的胎兒一定是個女嬰，但是生下的卻是個胖小子。岳母樂得闔不攏嘴。

叫什麼名字？

張秋生，行唄？岳母脫口而出。

桂花學名木犀，秋季飄香。既然生於中秋節前後，取名秋生，恰當貼切。於是，這個孩子即以張秋生報上了戶口。

阿秋胖嘟嘟的，躺在床上，兩隻小胖腿不停地踢蹬，手也在搖晃，哭起來嗓門清脆悅耳，阿桂說這小子長大了是男高音。只要給他洗澡，我家三口人忙得團團轉，逗得秋兒咯咯直笑。為了照顧他，岳母堅持為外孫請了一位保姆。

在眉埔北方山坡，佟家有一塊祖傳的茶田。因為缺少勞動力，一直荒廢著。過去曾打算賣出去，價錢談不攏，便將此事擱置下來。茶葉種植適宜潮濕氣候和微酸土壤，耐陰性強。我找了幾位種茶農友，研究把荒廢的茶田復原，談妥合作條件，開始動工。起初阿桂反對我的主意，怕我白費心血力氣，最後賠錢。我總認為荒廢著土地，終究是一件蠢事。只問耕耘，不問收穫。不到一年工夫，秋生牙牙作語時，鮮嫩的茶葉已呈現眼前。不過，我那時已曬得黑黢黢的像一個中年農民了。

那日，正在三秋茶館跟人談生意，電話鈴聲響起，拿起話機，何敏芝緊張地告訴我，于瑞在今天清晨被捕，目前下落不明，她急得像熱鍋中的螞蟻，不知怎麼樣營救他？我大

吃一驚，盼望她稍安勿躁，我一定盡力幫忙，想出尋找于瑞下落的辦法。

年輕時，我對於瑞是非常崇敬的。他的學問好，風度好，講話乾脆俐落，邏輯性強。那時，我在台北內湖新生輔導機構接受政治教育，于瑞是我隊輔導員。他特別照顧我，大抵我的面貌像他胞弟。他胞弟留在山東青島，沒有出來。

于瑞是職業學生，這個詞彙，如今已很生疏。在國共鬥爭時期，雙方都派了「職業學生」混進大學校園，以摸清對方潛伏份子的活動。于瑞曾在上海復旦大學蹲過兩年，他功課棒，籃球代表隊員，每次左翼學生鬧學潮，于瑞總會甘冒危險，為打敗顛覆份子作出貢獻。他的優點則是謙虛、和藹，毫不激動，像一個受過洗的基督徒。

當年我在台北被捕，罪有應得。包袱裡藏著李廣田的《引力》、茅盾的《腐蝕》，都是長篇小說。不料被人檢舉。于瑞看過我的檔案，心裡有數，他曾暗地埋怨我：「張楠，你真傻呀！留著這兩本書，惹禍，為啥不記在腦筋裡，把書扔了呢？」

何敏芝當時在女生隊。她漂亮、身材苗條，男學員都認得她，她卻不一定認得男學員。何敏芝是台共中央預備委員，蔡孝乾被捕，她覺得前途茫茫，便向政府自首，她被輔導將近兩年，便恢復了工作。

我們三人先後派到荒僻的眉埔高中，大抵是當局有意的安排。我懷疑于瑞來此是跟蹤監督何敏芝的行動，但卻不敢去探問，也許是我神經過敏。這次于瑞被捕，何敏芝通知我，可見我在他們兩人心目中，是一個比較可靠的朋友。

在內湖兩年，我結識的輔導員除了于瑞，還有丁弘達，目前在台中調查站服務。從他的口中，才瞭解于瑞的案情非常複雜，而且棘手。總的來說，它不是政治問題，而是情感

問題。吳萌是個色狼，特務，他是為了染指何敏芝調來眉埔高中的。看到于瑞和何敏芝的熱戀，心中不是滋味，便以卑劣的手段，將于瑞轉為政治問題，予以拘捕。這牽涉到政治單位內部傾軋鬥爭的因素。

你不要插手過問此事。丁弘達囑咐我：「張楠，你沒有身分過問，你可能越幫越忙！」我不能置之不理，不聞不問，讓于瑞自生自滅吧。

過去，于瑞發過牢騷：國民黨是內鬥內行，外鬥外行。這真是一針見血的評語。早知如此，我不應該提早退職，離開學校。否則也許助于瑞一臂之力，跟吳萌那隻老狐狸幹一場！如今，只有何敏芝一人呆在學校，孤掌難鳴，只有任由吳萌宰割了！

既然得不到于瑞消息，我只有設法營救何敏芝，脫離魔掌。通過丁弘達，我送了一份厚禮，讓教育廳人事部門把何敏芝調到苗栗。這不是難事。苗栗任何中等學校皆行。寒假期間，何敏芝便接到調職令，使老狐狸措手不及，暗自吃驚。吳萌做夢也料想不到陰溝裡翻船，做了一件吃力不討好的事。

暮春三月，春茶上市，我和阿桂正忙著生意時，傳出吳萌派到海外工作，接替他的竟是曾遭縲紲之災的于瑞，他的東山再起，確給眉埔高中帶來一番新氣象。

過去數年間，于瑞以不入虎穴，焉得虎子的犧牲精神，做過中小學的教師、工友、警衛。他重視調查研究，將潛伏在桃、竹、苗地區的台共份子，幾乎一網打盡。他不驕不怠，生活刻苦，雖不幸被捕，卻在獄中澄清了誤會，也獲得有關人員的賞識。于瑞到職不久，新派任的教務主任陳星，就是前台共中央幹部，留日歸來。他是給《濁水溪》寫稿，受到于瑞的矚目，經過說服而脫離共黨組織，進而參加了教育工作。

于瑞對於台灣的左翼份子，瞭若指掌，他讚賞他們的愛國主義情操，他這種觀念也間接影響了我。于瑞接任眉埔高中校長，確是比較忙碌，夜以繼日埋首業務，而且抽空讀書。偶而到三秋茶館喝茶，和我談話也是有關學習的課題。

學問是慢慢堆積起來的。像冬天北方飄雪花，一片、兩片、三片……最後才會堆積成雪山。孔子二十三歲才開始講學，開始的時候，他的學問不多，後來成了大思想家、教育家。馬克思初寫作政治經濟學論文，才二十歲。于瑞喝了杯中的茶，幽默地說：「現在有句流行話，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，雖不中聽，但說的很對。」

談起何敏芝，于瑞很感激我。他說何敏芝目前在苗栗國中教書。至於他倆的愛情問題，他付之一笑。做了校長，怎麼能談這件事？我看這一輩子當和尚吧。

儘管吳萌已派到海外，但是他的陰影依然在于瑞心中。對於吳萌這個老狐狸，不能抹煞他的影響力。過去，不少菁英冤死在他的手中。吳萌曾對于瑞說過一句掏心話：「過去我們是出生入死，拚了命得來的地位，你們要憑著一張文憑奪走位子，哪有這麼便宜的事？」為了讓于瑞心情放鬆，解開枷鎖，只有愛情的力量。既然當初是我將何敏芝調離眉埔的，為何不以同樣的方式把她調回來？我的想法不能告訴于瑞，只有暗中進行。

暑假期間，我到台中看望丁弘達，懇託他在教育廳人事部門說項，將何敏芝調回眉埔高中。丁弘達人很厚道，他願盡力促成此事，只是耽心何敏芝內心願望。拖到將近秋季開學，才收到何敏芝來校的公文，于校長確實有點驚訝。

誰把你調來的？

我不知道。

于瑞瞭解何敏芝的誠實性格，她從未說過一次謊話。

何敏芝作了訓導主任，陳星仍作教務主任，他兩人是同鄉，老戰友。合作無間。于瑞放手讓他們處理校務，學校洋溢著一派和諧的氛圍。眼在于瑞的臉上現出了笑容，而且也恢復了往昔的帥氣。

那天下午，何敏芝打來電話，談起週末辦各種文藝活動，文藝組想邀張楠主持，包括講解有關文藝創作、批改作品等課程。她對佟桂說：「張楠離開學校，做了生意，簡直脫胎換骨變了另一個人！佟桂啊，他是妳的丈夫，難道妳不心疼麼？勸他來教文藝，一個禮拜只有兩小時，而且是週末，幫幫忙吧！」

佟桂滿口答應下來。

離開三年，學生已換了一波，都不認識我。但是青少年的活潑天真，依然如故。我首先以深入淺出的講演，讓他們認識文藝創作的基本道理，為誰而寫，為何而寫？正如同戰士，首先應懂得為誰而戰，為何而戰，才會鼓舞士氣和力量。

在教課方法上，我採取詢問方式，然後解答，這樣才解決他們的需要以及問題。因此每週到了文藝課，一進教室，一疊紙條壓在講台上，那都是學生提出的五花八門的問題，等待我逐一予以回答。

從這些文藝小青年獲得了文藝的病源：西化思潮的氾濫，文藝商品化的嚴重，以及學院派的學閥把持文壇，造成文藝走進死胡同、象牙之塔。我告訴他們：如果文藝作品對社會人群沒有益處，那等於浪費自己的青春光陰，最好不搞文藝，學習其他的有益身心以及對群眾作出貢獻的東西。孔子「述而不作」，他不是作家，卻是思想家、教育家，影響二

千年的中國儒家思想。

感激何敏芝給我這個機會，使我瞭解台灣文藝現況，所謂教學相長，確有師生相互推動，共同提高的作用。《禮記·學記》上說：「學然後知不足，教然後知困。知不足然後能自反也，知困然後能自強也。故曰教學相長也。」過去陶行知創造教學理論，認為教學、做是一件事，做是中心，主張「在做上教，在做上學」；他要求「以教人者教己，在努力上勞心」。這種教、學、做三合一理論，用在文藝創作教學上，非常適用。

我告訴學生，過去半世紀來，中國青年灑了熱血，打倒了軍閥，但是學閥卻屹立不搖，他們霸佔校園、壟斷文壇，操縱媒體，實在是文藝青年打倒的對象。可惜有些人還不覺悟，這是非常讓人痛心疾首的事。

學生的春雷般地掌聲，傳出教室，許多同學跑近窗外看熱鬧。這是怎麼回事？開茶館、賣水煎包的老闆跑來學校教文藝，怎麼還受到熱烈歡迎？這件新鮮事一傳兩、兩傳十，最後傳到我岳母的耳朵裡。她勸我：「張仔，你別在學校賣命啦。嗓子毛病剛治好，何必又去找罪受？台灣是沒有希望的。記住，你把阿秋能夠撫養長大成人，就夠了。」

阿秋上了幼稚園，老人家身體愈加硬朗。她是二二八事件的受難家屬，對於外省人存著怨恨心理，這是理所當然的事。當初我和阿桂戀愛，她原是排斥的，但是她無法扭轉女兒的心。時間沖淡了內心的創痛，特別是有阿秋以後，她把全副精神貫注在下一代身上，往事幾乎忘記了……

當年阿桂的父親是眉埔的醫生，愛家鄉、愛同胞，他是一位年輕有為的青年。二二八事件，眉埔亂得像沒王的蜂窩。佟醫生以莫須有的罪名，被捕，慘遭殺害。那年阿桂雖已

十多歲，但她的記憶是朦朧的，模糊的。只記得在初中讀書時，最怕老師出作文題目「我的父親」，怎麼寫呢，佟桂握著筆發怔。她記得寫過這樣的話：「父親為鎮上的人治病，恢復了健康。但是他卻在一場病中去世了，這真是讓我感到悲哀的事。」

那一塊茶田，是佟家祖傳的唯一土地。岳母堅持不賣，即使荒廢著，也不肯出售。如今，它已成為一片綠油油的茶田。每年生產的茶葉，可以行銷台灣中部各村鎮。

種了三年茶，積蓄了不少存款。眉埔鎮初次舉辦鎮長選舉，不少鄉親慫恿佟桂出來競選。她不願意。我也捨不得她在街頭巷尾，喊破喉嚨，作揖行禮，拋頭露面。

佟桂是運動員出身，有名氣。在三秋茶館做生意，人緣不錯。她是眉埔高中的校友，如今校友遍佈全縣各地。眉埔鎮的公司、行號、工廠，都有她的同學。而且我做過眉埔高中教員，也可以為阿桂增添票源。

岳母對於女兒的事，並不過份樂觀，她的觀點比較現實：阿桂不是國民黨員，沒有組織力量的支持，既吃力，又無把握，何必自尋煩惱呢！

我跑去學校找于瑞商量，他皺著眉頭，感到為難。阿桂以無黨籍身份參加競選鎮長，緣木求魚，徒勞無功。他坦率地告訴我：他不敢為佟桂拉票，那是違紀行為。他說，若是佟桂決心出馬競選，只有向基層群眾求發展，也許會有希望。

回家，我勸阿桂，打消這個念頭，還是安份守己做生意吧。

她點頭。

剛吃過晚飯，鎮公所兵役課長施長貴來作客。他和我很熟，茶館常客。他是一位愛好文學的朋友。老施到訪，為的是表達鎮代表會主席柯進河競選鎮長的願望。他聽說佟桂準

備出來競選，有點緊張，怕瓜分了柯進河的票，造成兩敗俱傷的後果。所以特地前來勸導佟桂放棄。等下屆出馬。

好吧，我再考慮考慮。佟桂說。

妳不必考慮了。施課長把一個信封，遞給佟桂。

這是什麼？

妳拆開看看吧。

一張精緻的「競選顧問」證書，以及兩仟元新鈔。

這是啥意思？佟桂翻了臉。

小意思，不成敬意。施課長陪笑臉說。

我不能收下這種東西，這是犯法的。佟桂退還了客人。轉身走了。

施良貴坐了一會，告辭而去。

這件事，堅定了佟桂競選鎮長的決心。他覺得柯進河侮辱了她。兩仟塊錢，能換回我父親的生命麼！她的眼眶盈淚，她說：「我一定競選到底！」

次日，施良貴給我通電話，表示遺憾。他說柯進河是黃主席的愛將，國共在山東內戰的時候，黃主席當軍長，柯進河就是中尉警衛排長。佟桂想跟柯進河競選，不僅是自不量力，而且是雞蛋碰石頭。他勸我去勸阻阿桂，別做這種吃力不討好的事。並且保證，今後如果三秋茶館有什麼困難，柯進河一定為你們解決。

阿桂不聽這一套，她說自己是土生土長眉埔鎮人，為何受湖南人的統治？眉埔鎮不是殖民地，她誓為家鄉父老爭一口氣，絕不能再讓柯進河做下去。

我從來沒見阿桂發過脾氣。從戀愛到結婚，她的性格外柔內剛，外圓內方，她對我似乎冷漠無情，但是卻纏得我如膠似漆，畢竟她做過運動選手，肌肉結實，性慾特強，早知如此，當初我會躲避她才對。

你後悔了，是吧？那夜，她逗我。

飛蛾撲火，自投羅網，後悔也來不及了。我說。

阿楠，她突然坐起來，露出驚喜的神情。阿秋這孩子的那東西，又黑又大，跟你一樣。他洗澡，鎖上浴室門，連阿嬤也不准進去。同班的女生都不理他，他人緣很壞，愛打架。趁著阿桂心情好，我把今天于校長的話，也轉告給她。以目前的選舉情況，執政黨是傾全力保持柯進河的競選勝利。即使把茶田、三秋茶館賣掉，買票，咱也贏不過柯進河。妳還是認輸吧！

阿桂躺下來，尋思半晌，說：「我不是沒頭腦，我知道自己力量薄弱，最多只能拿到兩千張選票。沒有超過一萬五千張票是選不上的。可是，我實在嚥不下這一口氣。姓柯的這個湖南騾子太可惡了！從他做了鎮民代表會主席，六年之間，這個假仙糟蹋了將近五十個女孩兒！」

有那麼多？

婦女會佟副總幹事告訴我的。她是我堂姊。

我向阿桂作出決議：既然報了名，就參選到底，抱著不花錢、不拜票的輕鬆心情，向柯進河挑戰。她默應下來。

競選期間，眉埔鎮格外寧靜，沒有宣傳車，也聽不見鞭炮聲。柯進河有必勝的把握，

用不著拜票；佟桂知道無力獲選，保持冷漠態度。值得令人訝異的，三秋茶館門可羅雀，無人前來喝茶。我索性藉此機會找來工人，將內部修葺一番。門口貼上「整修內部，暫時停業」紅紙條。通知職工休假，工資照發。

投票結果，柯進河高票當選，鎮上響起劈里啪啦鞭炮聲。最感意外的則是佟桂竟然也開出了四千多張票。

佟桂找了一輛車子，沿著街道、農村、茶園，前往謝票，受到鄉親父老的熱情歡迎。她朝我悄悄說：「將來參加競選，咱有希望！」

佟桂挖走柯進河四千張選票，像挖掉老柯身上一塊肉，使他覺得慚愧、難堪。為了這次眉埔選票流失過多，從地方黨部直到省黨部，進行了嚴肅檢討，而且處分了十多個黨工幹部。幸虧我已離開了眉埔高中，否則于瑞也將會受到記過處分。

茶館重新營業，生意非常興旺。許多常客見了我，先說恭喜，繼而抱憾未能當選。這次參加競選，佟桂成了眉埔風雲人物，不少人議論她，評說她，說她運動好、人品好、學識豐富，讓她聽了臉紅心跳，捂嘴偷笑。

施良貴仍在假日來喝茶，聊天。他傳遞柯進河的話，他想爭取佟桂入黨，並有意聘任佟桂為眉埔鎮婦女會總幹事。這是柯進河在最近業務會報的宣示。我只表示謝意，礙於生意忙，家事多，婉拒了柯鎮長的善意。

我還是週末到學校指導文藝組。那日子瑞談起此事，他覺得推掉這項職務，非常正確。柯進河的策略，是瓦解佟桂的意志，進而收編和吸收人材，作為他的政治資源。于瑞說國民黨向來搞遠交近攻策略，你站在外面，他恭維你、巴結你，敬重你，可是等你成了他

的同志，他翻臉不認人，把你視作奴才，一文不值。這就是國民黨官僚的嘴臉。

我聽了低頭直笑。

你甬笑。張楠。這種知識你應該虛心學習。而且要轉告佟桂。

這次修葺茶館，停業將近半月，新建了兩間會議茶座，每間約二十坪。長方形桌、沙發座椅，明窗淨几，非常雅靜。室內裝了冷氣機。眉埔各機關前來開會，採取預訂房間方式。三秋茶館的服務生，皆發制服，紅洋衫，白裙，褐色涼鞋。為了招徠顧客，茶、咖啡、點心、瓜子、小吃，皆以價廉物美為宗旨。而且嚴格規定：對顧客要有禮貌，不能接受顧客小費。

于瑞曾來茶館召開校務會議，許多教職員讚不絕口。不久，鎮公所各單位也先後前來喝茶、開會。柯鎮長來過一次，回去便指示總務部門派人觀摩，也要建築類似的會議室。

剛認識阿桂，我坐在竹椅上喝茶、看小說。她穿著粗布衫，木屐，提著水壺為我加水。思前想後，內心有無限的感慨。我和阿桂是同病相憐、患難與共的伴侶。我真不希望她投身政治的漩渦，浮沉無定，隨波逐流。

阿桂小時候像個玩具娃娃，人見人愛。她愛笑，很少哭過。姨母是縣內有名的富婆，她為了讓胞妹忘卻痛苦，找個對象，便抱起阿桂就走。起初，阿嬤還同意，但是到了晚上，看不見女兒，思念女兒，便「阿桂，阿桂」的叫起來，最後忍不住放聲大哭。

後來呢？阿秋問阿嬤。

第二天，天剛亮，我便去姨婆家，把你老母抱回眉埔。我捨不得把女兒送給姊姊，我要把阿桂撫養成成人，看著她讀書、唱歌、寫字、結婚……最後生下了你。阿嬤說著把秋生

摟在懷裡。

秋生笑了。

阿桂哭了。

我低下了頭，默聲流淚……

秋生回過頭，問母親：「妳進了縣城，想不想家？」

阿桂搖頭。

為啥不想家？

人家給我糖果吃。

媽媽愛吃鬼，喝涼水……

不能這樣說媽媽。我制止他。

搞政治如同孩子吃糖果，上癮。參加了鎮長競選，有四千位鄉親投阿桂的票，使她喜出望外。若是當選，她可以實現自己的理想和抱負，讓眉埔鎮的男女老少，吃的飽、穿的好、住的寬敞，每個人都有言論的自由，那是何等幸福的社會！

下一屆改選，我仍舊作好準備，參選鎮長。

好吧。到時候再說吧。

時光匆促，轉眼間又到了鎮長改選，我已忘卻此事，想不到阿桂卻默默組成競選團隊，開始進行拜票活動。我想阻撓，于瑞卻開導我說：知識分子都有理想，古代的人，走修身、齊家、治國、平天下的道路，有什麼錯呢？你不能阻撓佟桂，你應該幫助達成她的願望。

思索良久，覺得有點道理。

佟桂作了調查研究，對於建設眉埔鎮，有了理想藍圖。有的需要經費，有的不必用錢，只需改革。她指出當前的行政機關的缺點：文山會海、重疊架構。彷彿鎮公所公務員，一年到頭只埋頭寫公文；圍在一起吸菸、喝茶，動嘴巴開會，卻不瞭解群眾的疾苦和需要。這種紙上談兵的作業方式，豈不是形式主義麼！

競選期間，佟桂絕不挖柯進河的瘡疤、缺點。她指出他用人不當，像施良貴，是位文學修養高的人，卻安排他做兵役課長，為什麼不派他作文化課長？這不是浪費人材、糟踐人材麼。

佟桂的口才，讓我訝異、佩服。她在競選演說時，不時爆出暴風雨般的掌聲。

我是眉埔人，我先生是山東人，我們兩個人都進過監獄，不算是好人，正人君子……但是，我不是偽君子、假仙！柯先生是老鎮長，他已經幹了十多年，應該休息一下吧？他是虔誠的耶穌教徒，他說他每天晚上給他老母洗腳，真令人感動。柯鎮長的公館在眉埔，他老母親住在台北敦化南路，他晚上怎麼去洗腳，坐直昇機去麼？這不是騙小孩麼？咱們不是困仔呀！

聽眾笑成一團，掌聲雷動。有幾個婦女氣得直擦眼淚。

父老兄弟姊妹們！如果我當選鎮長，一定兌現三件事：第一，除了去縣城開會，我絕不坐公家車子；第二，我每月的薪水，只拿一半，另外一半捐給孤兒院；第三，保障全鎮婦女身心安全，增發婦女會幹部車馬費……

春雷般的掌聲，把柯進河推到濁水溪，他再也爬不出來了！

這次選舉，佟桂以兩萬三千張票，壓倒性的勝利，把柯進河拉下來。街頭巷尾，鞭炮聲此起彼落，不少鎮民激動地哭了。由何敏芝作曲、于瑞作詞的〈新眉埔〉歌曲，響遍了每個角落。

眉埔鎮

出了女鎮長。

眉埔鎮，

舊貌換新顏，

變成新天地。

阿桂加油，阿桂加油，

她帶領我們

建設幸福家園，

向前進。

佟桂接任之後，原班人馬不動，只調昇了兵役課長施良貴為主任秘書。因此士氣大振。她騎自行車上班，和同僚、群眾打成一片。取消過去形式主義的視察、聽取簡報。起初有人覺得不習慣，背地裡叫她「武則天」，但是經過一段時間，便轉變了對鎮長的印象。她確實付出心力為眉埔鎮鎮民做事。

柯進河原計劃敗選後即遷返台北，由於傢俱、行李過重，而且選擇吉日方能動身。拖了數日，終於那個週五，黃曆上印的「宜嫁娶入宅出行修造；忌凡事少取」，整頓了一天

，急忙裝載上車，在暮色蒼茫中，四輛大卡車沿著濁水溪畔的公路，朝北方駛去。正是晚餐時間，沒有人出來送行。

濁水溪嘩啦啦淌過卵石，發出有節奏的聲響，似笑……